說理會編

說理會編卷之二

越季　本撰次
吳表洪愈訂正

性理二

心

心也者天理在中之名也以其洞然四達不倚於偏故謂之虛靈蓋仁義禮智德之所以爲實也聰明睿知虛之所以爲靈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當其渾然在中是爲仁義禮知之德實有此理非實而何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受聰主䰟而發

竅於肺明主魂而發竅於肝睿主神而發竅於心知主精而發竅於腎謂之竅則至虛之體而皆統於心者也視聽思藏有何形迹故視則無所不見聽則無所不聞思則無所不通藏則無所不受少有不虛則隔礙而不能通萬物矣烏得謂之靈哉聰明睿知之知與仁義禮知之知皆謂之德但有虛實之分耳聰明睿知惟聖者能之然不必語生知之資也人能一於恭敬則聰明睿知皆由此出是學知者亦可以有此德也未至於聖者其聰明睿知雖亦發於見聞通受然不能無所不聞則不得謂之聰不能無所不見

則不得謂之明不能無所不通無所不受則不得謂之睿知而虛靈之本體未可以爲全耳

心體未嘗不虛但以性之至善本來虛明者言虛則可若以無善無不善爲虛則所謂虛者乃是著虛著虛猶屬氣也其流行處謂之氣化告子以生爲性到底不脫氣化之見以其由虛而動雖比心之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不同亦但可謂之從心所欲而已然理不爲主不可以爲不踰矩也

人心有著空之虛亦是陽剛沉潛於陰氣之中沉潛不用而爲重濁所晦如夜之昏睡然雖事爲無所紛擾

不過氣定而已氣之定者陰用事也此與博厚高明不同高明者陽用事也其所感動亦屬於氣但其氣積於虛空不用之處而成地之博厚氣無洪纖皆歛於地地益博厚則天益高明高明之體氣不能障蓋高明者誠爲主也非虛也虛而能明乃爲有主

聖賢論人心未有以爲人欲者如天道人道豈可謂人道非天哉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曰仁人心也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人心即道心也書稱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先師取程子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之說是不以人心混道心也徃特論心初不分而

爲二以道心在人身上運行即爲人心而危則形容
其戰兢惕厲也人心在道體上歸宿即爲道心而微
則形容其幽深玄遠也蓋象山語錄中有說意亦如
此後觀孟子以耳目口鼻之性爲命仁義禮智之命
爲性斷然於理欲之分不相混也然後知人心易溺
故曰危道心常幽故曰微淆於人不可以言道心主
於道不可以言人心出此入彼宜審其幾故論語罕
言心而言仁中庸不言心而言性正恐淆道心於人
別是一義也先師之說蓋已辯之精矣
欲在性中自然流出情之正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

矩即物之則而性之所以節情也故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欲亦豈非天理流行之用乎但聖賢往往以理欲分善惡界限甚明正爲理不爲主則情離性而欲之敗度者多矣故欲不根於性則淆於人而遠於天理其辯烏可不明哉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存者存天理也天理之不存欲害之也既流於欲尚得謂之自然之情乎天理人欲之名宜乎判矣

朱子以虛靈知覺言心亦足以盡心之妙矣夫本體洞

然無所隔礙則謂之虛惟虛則神明不測感應無方則謂之靈惟靈則其明主於內而爲知籌於事而爲覺此心體之得正也然朱子以人心道心分而爲二於人心曰生於形氣之私道心曰原於性命之正則虛靈知覺尚有未得正者乎

凡言心者皆語其存也心不存則放放則無心矣故存者心也其所存而能生者性也生而靜者情也生者明之動也心存則明明動明動之幾運行而不蔽於所感者思也思則歸根於靜是之謂存故言思者恒曰思存一存之外無他心矣

性以生言然情之主也故以存為本仁義禮知皆由此出成性存存存此而巳不然則心放而生理息矣

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言似是而非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心統性情之意夫統者主宰之義心之所以能為主宰者性也而其所主宰之事則情也心譬則督府也而性則府所居之將帥也情則將帥所發之號令也心以居性性以制情猶府以居將將以制令無言心性則心虛而性實若單言心則性在其中雖謂心為主宰可也既以性對情則情攝於性矣性上安得有心為主宰耶

心與性一也心者性所聚之名性者心所具之理以其懸空提起不近四旁故謂之心以其物則渾全生意不息故謂之性

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腔子非指血肉之軀即吾心之矩也謂之天則心斂於此則知覺常存不放於外乃爲充滿此心之量而從心所欲莫非此仁之發於矩不踰故程子又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不然則心體有所欠缺不可以言塞乎天地之間矣

觸物而惕然應其感者心之靈覺也感物而犂然處其當者心之擬議也靈覺者仁之所以發生也擬議者

義之所以裁制也仁義皆性之德也但發生則效用於仁裁制則歸根於義此其所以異名耳近世因慈湖言學主於自然遂以擬議認爲起念是未知義者也夫德未至於聖人學未合於一貫其靈覺或有不相感應而擬議之間未免待於思慮謂之起念可也然亦豈可遂謂心之本體無擬議乎易言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即聖人之擬議也中庸致曲不可以言擬議蓋自學者言致耳擬議即曲字內節文形著明動皆由此制變化之所由成也其工夫則本於致曲焉擬議之義達乎天德安可

以佛氏無念之見論聖人通微之學乎

聖人以龍言心而不言鏡蓋心如明鏡之說本於釋氏照自外來無所裁制者也而龍則乾乾不息之誠理自内出變化在心者也予力主此說而同輩尚多未然然此理發於孔子居敬而行簡是也敬則惕然有警乾道也簡則自然無爲坤道也苟任自然而不以敬爲主則志不帥氣而隨氣自動雖無所爲不亦太簡乎至孟子又分別甚明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此即言鏡之義也行吾敬故謂之内也此即言龍之義也告子仁

内義外之説正由不知此耳復何疑乎

程子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此言亦過於分析夫心之實理誠也天地之誠與聖人之誠一也則天地之心與聖人之心一也蓋實理之所會謂之心在天則於穆不已之誠乃天地之心也其生物之幾動於静中者即復其見天地之心而謂天地無心可乎但所謂於穆者敎化而不見其迹則謂之無心耳聖人之無心亦猶是也蓋聖人之誠即天心之於穆也其獨知之幾即天心之可見者也唯其闇然無迹則不可以爲有矣故自其所存之無迹而言則

曰無心自其所發之無迹而言則曰無爲無心與無爲亦一而已豈可以此分天人哉

仁義禮智

元亨利貞即仁義禮智也分而言之則爲四德故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是各以一德言也總而言之則皆乾也故彖辭曰乾元亨利貞以乾行此四德則元亨屬動利貞屬靜循環往來通於一貫而四德固未嘗無別也孔子正欲發明文王之意故以四德分言於前而以乾之行四德者合言於後二聖言易何嘗有

不同哉

元者發生之端也自內而發於外則爲亨矣貞者靜虛之體也自外而斂於內則爲利矣陽主出故曰始而亨陰主入故曰利於貞

元亨者理之出機也而以元爲根利貞者理之入機也而以貞爲窔元發於亨利歸於貞貞爲元體元爲貞用合一之道也而貞元盡矣仁禮義智乃元亨利貞之別名易之四德皆在人心上說理在人心原頭未雜即是天也故謂之天理先儒以元亨利貞爲天道仁義禮智爲人性則分天人爲二名矣

元亨利貞有自乾道言者有自坤道言者故乾元謂之資始坤元謂之資生始者幾之初起處言其統乎陰也生者發之自然處言其順乎陽也乾之彖曰元亨利貞元亨者健之爲用也而其體則順故不以所利而言利貞陽中陰也坤之彖曰元亨利牝馬之貞元亨者順之爲用也而其體則健故以牝馬而言利貞陰中陽也故乾中有坤坤中有乾然後爲德也卦凡言元亨利貞者皆隨健順以發義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性之爲仁義禮智天德之健也仁義禮智統之於仁而

曰仁者善之長以其能生也義禮智皆此仁之貫通撙節收藏處一生意之流行耳有此仁不能不惻隱有此義不能不羞惡有此禮不能不起恭敬有此智不能不別是非藹然四端隨感而見非有健德爲種子何以能生程子曰心如穀種而仁則其生之性也此言最善名狀然却須知心是天之健處著一毫牽係不得牽係亦是虛體感通但心不爲主隨氣往來耳是從心所欲而踰矩也矩者何仁義禮智之不能自已者也故孔門惟以仁義禮智言心未嘗曠然謂其虛空廣大而已

仁義禮智性之四德洞然虛明混而為一皆天之明命也故通謂之明德未見其有四也但自其生意不可遏一元見天地之心者而言則謂之仁自其仁之透徹節文曲盡者而言則謂之禮自其裁制發生之宜而斷然不使之過者而言則謂之義自其收歛歸根而淵然復其靜虛之體者而言則謂之智智者明之所藏仁者明之所發仁行於禮故言元亨者必曰始而亨可以見禮之不外於仁也義歸於智故言利貞者必曰利於貞可以見義之不外於智也言仁則義在其中言禮則仁在其中言義則智在其中言智則

義在其中故經傳或言仁義或言仁智或言禮智錯舉所重而意已備矣蓋仁禮主動則屬於陽然非義智以爲之體則陽中無陰而過剛失仁禮之正矣義智主靜則屬於陰然非仁禮以爲之用則陰中無陽而過柔失義智之正矣故仁義禮智者分而言之四德也對而言之二德也合而言之則一而已陽明先師言學但舉良知而不言仁禮義亦以智之體主明而易見也合動靜而包四德一言以蔽之矣

先儒以知行分而爲二者正爲不知仁義禮智之本明故以智爲明而仁禮義之行則若藉智以知者是以

仁禮義別爲一物繼智用事而智則照之義禀之根

蓋生於此矣智發於仁仁達於禮禮裁於義義歸於

智因動静分合而異其名耳故本體之明智也因其

本體而明行焉仁也禮義之明不過屬於仁智而已

安得謂知行之非合一哉

仁禮屬陽神以知來者是也義智屬陰智以藏往者是

也仁以智爲體仁之所主處即智也智以仁爲用智

之所知處即仁也智者仁之植根仁者智之生意

仁

周子曰德愛曰仁仁因愛而得名所謂惻隱之心也蓋

仁是心中能生之理故以德言自其理之在心而言則曰心之德自其心之合理而言則曰愛之理此合內外之道也時乎當愛而理形焉即其心之分別是非而無私也是之謂公然愛是用愛而得正則本於心乃是仁故程子以愛不足以盡仁而曰公最近仁不即以公為仁而曰近又以公中離愛不得也李愿中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因有無私心而合天理之說但以理與心分而為二故語錄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則

不知所謂無私之心合理果何指邪人苟不以無私
心爲主則外面雖處得合理只是義襲爲得爲仁其
心無私矣而偶未合理乃其照管不到處但須於心
體上益致其精耳安能外心以求理哉如伯夷柳下
惠伊尹其道不同而其仁則一皆以心言也當孟子
時滯于覇以先名實者爲仁是以事功言仁也故孟
子特發仁之本於心者以曉之則所重在心矣管仲
不死子糾之難子路以爲未仁亦以心言孔子非以
其有事功而許其仁也後儒論此每失聖人宗旨有
隋於智術而不知者矣

善念即是仁之可見處良知良能惟此爲切故學以求仁爲先蓋驗之善端則不落虛見義禮智惟以成此而已故曰仁者善之長也

學必先求仁天地生物之心本無忮害之雜苟有一毫利己妨人之心仁者猶有所不忍况於殺人無厭乎戰國諸侯失其本心久矣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其端蓋起於一念之不仁故孟子惓惓以矢人匠人戒人擇術而歸重於仁非以智禮義爲可後也蓋舍仁而求智禮義則爲權術爲虛文爲强悍不惟不能去殺而反足以濟奸矣惟仁則以愛

人爲主苟有不親則亦反其仁耳豈遽至於責人哉
故曰仁者如射欲其反求諸己而已矣
天地以生物爲心此即性之本體也故聖門之教惟以
求仁爲宗如此然後謂之率性之道孔子未嘗一日
忘天下正是生物之心不能自已處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者天地之心天
地之心即仁也惟有此仁然後爲人合合一也合一
則本體流行無所間隔是爲率性人苟不合於仁則
是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矣以人心之危常
有不合處故以合言此人心道心之所以有分也若

主仁而言則道心之微常知常覺所應之事即人事也人事皆從道心以出寧復別有一人心乎故仁之於人不待言合而合於仁者人也

義

義之爲用甚大大之而尊君敬長小之而立政明刑莫非義之所發也自聖學不傳世之言治者往往於其用處求之故粗迹雖稍可觀而未見其本心真切足以感人者良由不知義之本體故也孟子特以羞惡之心言義則其所發皆真心也而所謂真心者即其所謂仁耳但以義爲仁中之斷非義則餞於無別不

可以為仁矣故於義尤諄諄焉如言達不忍於其所忍達不為於其所為本並言仁義也而必歸重於義以為求仁之道莫要於此也而義豈可以心外求哉中庸論脩道以仁而必推原於義之宜亦是此意

孟子論學最重羞惡之心故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所謂義者惟此而已此心之外何待別有安排布置安排布置是義襲也於此而加掩護使屬自欺中間便有許多機變雖有恥心已被機變所遏故曰無所用恥焉不恥一事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只一恥心充之可以配天地所係豈不大哉

機變與義襲不同義襲全是執着機變則掩護而挾詐矣故義襲一開即是恥之本體猶足用恥也

人有所不爲而後可以有爲有所不爲即是惡不仁者不使不仁加乎其身之意此是何等羞惡惟其有此不爲之心然後養德深厚而可以任重故曰可以有爲

大學誠意章與孟子舍生取義章發明羞惡之心最爲警切讀之令人悚然此等書何在於多哉人自不思耳故學之失傳不係於秦火也

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仁以義為體義以仁為用蓋仁是發生之理而主於行義是收斂之理而主於斷仁非斷則流義非行則塞鮮有不失仁義之正者仁以發義義以制仁而後為合外內之道故孟子嘗以仁言居義言由居則收斂而為義以仁言居仁在義中矣由則發生而為仁以義言由義在仁中矣或言仁用義體或言仁體義用皆不識本心之正其何以知立言之意哉

仁智

世之言智者多以知覺言謂知覺非智不可然不可遂

謂知覺爲智蓋智是心體靜虛貞一處凡理之爲主於內者皆智也如天利貞之德運而爲氣則爲四時之冬凝而爲質則爲五行之水冬者萬物之所以終也水者萬物之所以聚也此皆藏往之義故曰智以藏往一形於覺即屬於動是爲仁矣故智者仁之所藏也仁者智之所顯也智中有仁則爲貞智仁中有智則爲貞仁仁智合德動靜相涵顯諸仁藏諸用往者過來者續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也智而離仁則偏於陰仁而離智則偏於陽偏則墮於氣質而爲私見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亞爲陰陽不合

德不可以爲道矣

智言其性之存也仁言其善之繼也智者仁之體仁者智之用體貴乎虛用貴乎實虛則患於淪空實則患於着物知不淪空則行不着物而爲仁矣行不着物則明不蔽而爲智矣故智也者虛體之含於內者也明之所以不蔽也而因仁以感物則實在虛中仁也者實體之流於外者也誠之所以不息也而因智以存仁則虛在實中此仁智所以爲合內外之道而知行之所以爲一也

仁智達德也達德之一誠也所以行達道也誠者道之

體道者誠之用體之歸根為智非此無以成己用之發端為仁非此無以成物故孟子以學不厭屬智是本其自成言也以教不倦屬仁是本其及物言也然中庸則曰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正見仁以智為體智以仁為用非成物不可以為成己則仁在智中矣非成己不可以為成物則智在仁中矣體用不相離離則內外判而道可外誠矣烏得為率性之道哉論語以智者樂水而動仁者樂山而靜夫智本靜而以動言之見靜中有動也仁本動而以靜言之見動中有靜也如此乃為合內外之道爾朱子與以智為動仁

爲靜則未爲究仁智之本體而何以見其禮仁智之深耶

性情中和　附憂樂

心之爲德健而已矣健則仁義禮智之德純乎天而不雜於氣者也如此則不爲氣動而所存在心無有放失故謂之德心者德之所存處也存則在內而主乎靜也然所存者能生之理未有所生之形也則謂之性性之所生即是發外而喜怒哀樂見焉則謂之情性情者心之動靜也心無動靜謂動在靜中靜在動中不可以動靜分也感於事則有動靜故動靜者以

事之往來而名也動其出也靜其入也雖謂之出入可也易曰出入無疾出入以度皆主乎事而言也范女謂心豈有出入蓋指其本體耳心之本體懸空提起不近四旁故狀其在中之性則謂之中中者不近四旁之名也不近四旁則不偏不倚純乎天而不雜於氣者也故四端隨感而應自然中節無所乖戾則謂之和感者情也節者性也是情以性節本乎靜體者也蓋中和之德性情之正也若性不為節則氣動而情流矣由是動靜出入皆失其常而憧憧往來豈復心體之正哉

動靜無時因動而有時故自一事而言則有動靜自全體而言則無動靜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來者伸也此命之不已幾之常知無時而非感者也然則何時爲不動耶蓋就所遇之時而言則此事未來之時原無將迎乃爲靜耳而他事固已有感也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已發之和矣

性本能生未嘗離感性豈有未發之時哉以後事未至而言則謂之未發耳後事之至正是初動之幾此處明不爲主而爲物所牽即是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也心著於此則爲不正不正則物奪虛靈之本體

而心之所以爲心者失其位矣謂之心不在焉心而不在大體不立而不足以爲後事之主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何由得以虛應哉然則大本之不立由於已發之不和故立大本工夫全在幾上此易之爲教所以專說知來也大本既立則情之所發自然和矣和則常中中則常和此體用合一之道其大要則歸於中而已矣故言中則和在其中而中庸名篇不必復言和也

中之爲義程子以不偏言呂氏以無過不及言其說本自相通蓋事上有過不及便是偏倚孟子曰物交物

則引之而已矣引處便看於事而有過不及乃謂之偏非感於一事而遂謂之偏也感於一事而得其正順以應焉則無失於未發之中而天下之大本在是矣何偏之可言朱子乃以不偏不倚屬未發無過不及屬已發是中和各有一病而豈合一之道哉宜其說之支離而不能一以貫之也

中庸言中是狀性之本體無有不善也既謂之善豈有不中哉過不及處皆是離道不可以爲率性性無不善有不善即是不中矣周子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正謂歸於中者是性也豈可以剛柔善惡爲氣

稟之性哉下文又言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非以善與中有二義也但恐大本不立則所謂善者或未固耳其實性即是中中即是善也觀朱子著通書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是謂人有太過不及之善也此與中庸章句所謂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者同一義也則不知所謂中者乃只是此善之常行耳

性也者言乎其生也情也者言乎其靜也生者情也靜

者性也言性則本乎情言情則本乎性性不離情情不離性合一之道也故言未發之中必曰喜怒哀樂言已發之和必曰中節

貞下含元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靜中有動也亨中歸利是發而中節之和動中有靜也和在中中在貞貞也者智也靜之根而節之所以中也善學者求和於中求中於貞而已矣

世之君子言學恆曰學即是樂樂者心之本體天理流行隨處充滿泰然順適無所牽纏本體之樂如是樂與悅相因悅是生意滋萌處樂是化機暢達處此惟

反身而誠心體無一毫私欲之累者能之蓋悅本於懿德之秉彜悅理義之同然也心中少有所累則本根遏絶何由得正深造以道而有所自得是時習之悅也悅悅則欲罷不能而生生不已左右逢原其心體之暢達不假強爲蓋有四體不言而喻者斯爲樂矣然此乃是成德之樂與喜怒哀樂樂字不同喜怒哀樂是偏言所感一事之樂然猶有不中節者則驕樂宴樂害其本體者多矣其不害本體者則如樂爾妻孥樂得英才亦一事之感也而其能中節者則無所乖戾而和和則本體之樂暢於情而順矣於喜於怒

於哀亦然但無所乖戾則不論欣戚皆此樂所暢之和也此樂非由外鑠皆從心生故曰樂者心之本體也昔周濂溪令二程子尋仲尼顏子樂處正指此耳或謂孔顏之樂非樂道夫樂道亦何害哉如樂善不倦樂孝弟而惡可已已是好之至於樂之地位雖聖賢亦以此樂爲安但尚涉有象如中庸言德輶如毛也惟樂在道中而忘其爲道始是無聲無臭真體故伊尹樂堯舜之道雖若樂道而實樂生於道非以道爲樂也豈可謂伊尹之樂非真體哉學至於樂方是渾化處然聖人欲人興起必先開其良知良能使之

懽欣踴躍無所厭苦一念之覺即一念之樂矣此其所以以樂爲教而咏歌舞蹈以蕩滌其邪心歟在易豫之爲卦順以動也先王作樂蓋取諸此而六二之辭則曰介于石不終日當豫之時順則易於無節故因六二中正之位而明介義介者悔吝之幾也而文言則又惓惓以幾微爲説蓋欲人斷然謹於微也然則學欲自得其樂者當自慎獨始慎獨則自慊而有誠身之樂然則舍慎獨而言樂其不至於任情縱肆害心體之真樂者幾希矣

樂中有憂憂中有樂憂樂並行而不悖者也憂不失樂

樂不失憂惟盡性者能一之憂樂一然後能樂則行之憂則違之與時偕行無所滯也憂樂偕於一偏而性情不得其正矣故爲愁煩困鬱者言則開樂幾以悅其心爲放縱淫泆者言則明其節以堅其志亦對證之藥也至於一則憂樂兩忘矣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此憂樂所感之異時者也樂天知命故不憂則樂行乎憂中矣發憤忘食此孔子憂道之感也樂以忘憂則樂亦行乎憂中非以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分二時也故樂與憂異時者所感之一事也而其樂之行乎憂中者本體之流行也孔子哭顔

淵而至於慟似過於哀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似過於樂然於顔淵所當哀而忘其爲哀於韶所當樂而忘其爲樂時當其可自然而然慟與肉味雖不知亦其所不必察也如此則亦不失本體之樂矣

天下之事無難易難易生於人心之厭與樂耳心所樂則肯爲所以易也心所厭則不肯爲所以難也若論本心之正則樂理而厭欲故人之秉彝好是懿德豈非樂而易乎程子所謂循理則樂蓋指此耳如所欲在物則於理必厭而理所當爲之事皆若其難而不入矣孔子教人先難其必以理勝欲乎其事有勢重

而難爲者難在外也亦必以理開諭人心則亦無難處矣而肯以身任難處之事亦由其心之樂爲也此勞來不倦聖人所以道久化成也歟

孟子平日以不怨天不尤人爲學此樂天知命之常樂之本體也至於王者不作雖有名世之具而不得行則感於所遇之變也而本體固在有不待遇時然後樂者故曰吾何爲不豫哉

鬼神

天地之初名爲混沌混沌者太極函元形氣未分之時也雖未分形氣而運行之幾未嘗止息既有運行即

有升降升則元亨之所通也不必發輕清而顯象降則利貞之所復也不必假重濁以歸根當其將靈竅未開陰陽渾合純然一理而已無所謂濁安見其清及清濁漸分流形成質元亨之氣凝為木火利貞之氣凝為金水於是清者斂而歸濁濁復散而為清循環無端往來相禪矣清者微而入於無濁者著而呈於有聚非外於無也以其自無至有而謂之聚散非外於有也以其自有歸無而謂之散聚散有無非二物也但言乎其來而陰陽相交則神棲於形形聽於神是陽主陰也而為生言乎其盡而陰陽相離則魂

升於天魄降於地是陰無陽也而爲死其生也合天地之氣以成人自無而有也其死也消人之氣以還天地自有而無也天地者陰陽之大分也人者陰陽之小分也其聚散有無通一無二者也其壽殀則存乎稟受之厚薄保攝之跡耳知死生之説則知鬼神之情狀矣

聖人於鬼神常以德言故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吉者心之安也凶者心之不安也理順則心安理逆則心不安此天命之不能自已者非德而何以對待言則曰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

之靈也以流行言則曰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子產有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之言營是神之伸也魄之言泊是鬼之歸也有所營而不見其營之迹有所泊而不見其泊之迹故以爲心之精爽精爽者即其靈也靈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形而上之道此其本體也及其體物不遺而形於氣質氣屬於動神所化之形也質屬於靜鬼所化之形也鬼神於是始有迹矣程子謂鬼神爲造化之迹蓋自形而下者言耳精氣爲物游魂爲變往來相禪變易不窮其勢然也大抵陽盛則陰衰故鬼魅消陽衰則陰盛故邪

祟作當三苗特妖誕橫與民神雜擾舜命重黎絕地天通而神姦始息此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也務民義則陽道昭明遠鬼神則陰道退聽此其迹之得正皆本其德之能靈也離德而言鬼神則鬼神爲妖妄而人反爲其所弄矣

天地間有假象或先物以顯形或後物以凝質凡非常理所能通者皆不可謂其無也但倏聚忽散不過幻景而已非若常理之必然而不可易者此孔子所以不語怪也蓋幻景鬼神之迹不由乎我者也常理鬼神之德由乎我者也語迹之不由乎我者亦徒游心

於渺茫耳何益於學哉

鬼神福善禍淫乃其常理善生於謙淫生於滿故又謂之害盈益謙此天心好惡之正也其在人心因人之有善而好生焉因人之有惡而惡生焉是誰使之然哉天不能勸善假人以有賞天不能罰惡假人以有刑故人心之鬼神與天一也然天亦有自為刑賞者善則啓其衷或默助之惡則奪其魄或陰誅之天亦偶有感焉人莫知其然也然皆實理所為安可誣哉夫惟作善然後可以獲福福非人所能徼也故孔子告子路問事鬼神則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告樊遲

問智則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若臧文仲諂瀆鬼神而祀爰居則非所當祭而祭不得爲智矣苟爲不善則妖邪之氣得以乘之而禍祟之加無所不有然亦妖由人興耳雖禱祀何益使其心無歉能合神明則邪不勝正故孔子曰丘之禱久矣其有禱而能免者蓋人子欲救其親之迫切至情而其親猶可以改過遷善有足憫焉亦鬼神之所欲赦也不然而至於積惡不可解則孔子所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果何益之有哉又當邪氣勝時正氣或不能無聽如魍魎罔象羵羊之類以精怪迷惑人者不少譬於否之

內陰外陽小人有剥君子時而陽亦終無可盡之理蓋日中則昃月盈則蝕亦消長盈虛有隕自天之數在我者但當勿憂宜日中而已知此則不恤其孚于食有福陰邪自退鬼亦安能逆哉蓋能盡人道則人鬼通一無二故以之依神而神安以之求神而神應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禍福之權在我而不在神矣況妖邪之鬼又豈衎而干哉劉敞曰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于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而後有淫祀非望之惑然則不務民義而謟瀆鬼神者其皆不知命之蔽乎

人道尚明鬼道尚幽未能事神焉能事鬼此可謂知幽明之故矣

說理會編卷之二終

說理會編卷之三

越　季　本撰次

吳　袁洪愈訂正

聖功一

誠神幾

通書言誠神幾三者闕一不可誠即無極之眞也幾即二五之精也神則幾之自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也神非幾處有覺則無誠以主之是爲魂散矣蓋人心動時最易放失故爲學之要莫切於幾此己所獨知之處最微而幽神之所以藏也此處不明則神常

妄動有迹而彰失其所以爲幽矣故君子之存誠惟於此能自覺而已自覺則物不能雜誠精而明故神存而有觸即發發即中節我無預焉後儒論神多外理而言氣則全是說鬼道也徒使人馳心於渺茫耳何益於學

性誠之存也道幾之動也其自然而動者神之不可知也誠神幾三字離一不得誠如大澤所滙之水瑩然涵虛而流動之勢已具在中如性中之具仁義禮智也至其感動而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只是獨知之處從誠上發端所謂幾也本出自然著一毫思

慮不得所謂神也一有感動其勢遂順不可得而復
遏矣譬如大澤之水其决口流出之勢孰能禦之故
用力之處只有决口可收决口者即幾之初動也幾
處一放則所往無可限矣故聖賢之學只在謹獨易
以知來爲占亦謂此耳謹獨則以動歸靜幾與誠合
一而幾不息德常明矣誠者大德也幾者小德也大
德爲體小德爲用此見體用本一源也由體達用由
用歸體其動靜之幾非人所能知者謂之鬼神之德
伸則爲神返則爲鬼皆根於誠離誠而言鬼神則游
氣紛擾而馳心千里之外皆可以爲神矣此誠神幾

之所以不相離也

誠神幾皆因天命本明之體而異名誠是明之聚精處

幾是明之不息處神是明之往來不測處

孔叢子記孔子之言曰心之精神是謂聖楊慈湖深有取於其說周子嘗言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其原蓋出於易以天下之至精至變至神言聖人之道也然謂之變則卽幾也幾則獨知之處能微而幽則已歸於誠矣孟子言大而化之之謂聖由善信之積善信者所以立此誠也善者仁義禮智之德也實有此善則誠矣故周子又曰聖誠而

已矣但慈湖以精神思慮言心而謂百姓日用而不
知者為道併以子思率性之率為不必言則是主乎
氣也就使虛明無體精神四達亦不過氣之妙用耳
蓋禪家之見如此老氏之學亦主於精氣神而曰玄
之又玄衆妙之門雖甚玄妙然豈聖人之所謂誠哉
存主所以藏神也神藏則誠立而天下之理自此出矣
譬之與人期約期約之神藏於中則至期自赴不言
而喻矣故已有未孝於是乎反求其孝則孝之神藏
於中遇親未有不孝矣已有未弟於是乎反求其弟
則弟之神藏於中遇兄未有不弟矣已有未忠未信

於是乎反求其忠信則忠信之神藏於中遇君遇友未有不忠不信矣反求其孝弟忠信者神之藏也存主之誠在我非假於外也乾道也未有不孝弟忠信者神之發也其機出於自然而非人之所能爲也坤道也故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則無時不存主而無事不順矣易曰知以藏往反而歸也神之藏也神以知來至而伸也神之發也神之藏者非有一物藏於中也神也者妙萬物而不測本無形體者也百感紛紜心爲物蔽則神散而無存主處矣存主者去蔽以立心體之誠也誠則神藏焉隨感而應矣離誠而言神

是游氣也非神也不靈故也不靈之神不可以爲知

幾

誠　附敬　誠明　思誠

誠之得名本於成之者性故曰誠者自成也成己成物之幾也歛歸實德所以成能非謂實爲誠也以實字解誠不若用真字蓋誠者明之存也明之所存便有真切不能自已之意此虛中之明所以爲實用也故以誠爲實理所存則可便以實爲誠則不可蓋實字只是有物不落空之名若著一物則明便不照不可謂誠故實不足以名誠且謂之實則與實對於中亦可

以言誠乎朱子以大學誠於中為小人惡實於中正為不知此耳

朱子言誠分為二義有以理之實而言者則曰在天之實理有以心之實而言者則曰在人之實心今以天道人道之說推之則固有天人之異矣然實理之所會者為心則天亦可以言實心實心之所具者為理則人亦可以言實理人混於天則以天為總會天分於人則以人為支分人未有離天者也但以其本體言則渾然全具而無所雜故謂之天纔落形氣則人心之危易流於不善而誠之之功不能不假於人矣

故言人以别於天耳人之心即天之心也誠豈可以
天人異捎哉
天命於穆不已乾乾不息之誠也文王純亦不已之誠
亦此乾乾也乾乾非工夫之自强者乎先師嘗曰聖
人以生知安行之資而用困知勉行之力又曰天亦
常用工夫非知乾道安能爲此言乎故天不用工夫
則必星辰隕墜氣序乖違聖人不用工夫則必入罔
念之狂生不善之禍然則所謂誠者當知其爲乾乾
耳
程子以主一無適言敬先師謂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

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亦得謂主一乎如此則主一之說未免執着也夫所謂一者何所指耶自心體言則純而不雜乃可謂一心體之一志一也志者心之官也志可以言一以其本虛明也志主於内而不容有雜則隨其所感百體無不順從是爲志一動氣也若在氣上不可以言一氣一亦是有主蓋心之官着於四體矣着處便是志爲所動是氣一之動志也動氣屬於志其動爲順志可以不一乎動志屬於氣其動爲逆氣可以有一乎知志氣之所以爲一則知心體矣蓋心體之所謂一者虛明而已本無所倚敬又

安有執著哉敬者警省之意惟惺惺二字最善名狀言惺惺則活潑潑地非槁木死灰之比敬是求誠工夫誠之本體亦是惺惺故工夫只如本體也世儒多以實訓誠亦有倚着之病夫仁義禮智合德而爲誠誠固未嘗不實但就以實爲誠則不可仁義禮智虛明在中如穀種之生發未嘗息何嘗有所倚着是德雖實而不見其有實之迹者也故言誠亦惟惺惺字爲切凡人所爲不善本體之靈自然能覺覺而少有容留便屬自欺欺則不惺惺矣故戒愼恐懼於獨知之地不使一毫不善雜於其中即是惺惺而爲敬也

惟敬則一一則誠矣

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此即誠與誠之之別也自無邪念而言則曰無妄自實用工夫而言則曰不欺不欺只是獨知處能謹耳

中主立本誠也和本知幾明也中立而能和者誠則明也由和以立中者明則誠也達道所行在達德達德所行在一自誠而明者如是循論語之言一貫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自明而誠者如是循論語之言忠恕也聖人自誠而明與自明而誠工夫無二但有安勉之異耳純則見其能安未純則見其有勉其工夫

則一而已矣葢誠者明之本體能惕然自覺者也明則於惕然自覺處而察其未合於誠也能察者即其本體也皆所以立大本也大本既立能極其中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矣得與中即中節之節也此非本體之乾乾不息者乎謂乾乾不息非工夫不可也故誠者之明顧天明命亦是照管誠之本體惟恐失之與自明而誠者一也誠者曷嘗不用工而誠之者曷嘗不自覺乎但誠者渾然合一而由天顯人不見其工夫之迹是本於天命也故曰天之道也誠之者恐其有間而以人合天常察於念慮之微是因於人心

也故曰人之道也誠之者之工夫即是誠者之本體故忠恕即一貫也但言一貫則恐人遺下學之方若言恕之切實耳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也能盡此心即忠也未能合一不免於恕上立忠先師謂道問學是尊德性工夫正是此意然中庸言尊德性而道問學是道問學工夫由尊德性出也自下學言不得不以問學為實地耳如言恕者雖以恕為實地然無忠做恕不出其主意却只在忠故重在尊德性也聖人言學惟曰忠信而已主忠信者所以立大本也而學問在忠信中矣此即中庸言中之意也

誠之者與誠者本無二德誠者心之本體也誠之者盡其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自無不明盡其心之本體則所明處歸根復命本體無蔽焉耳人常失之於動易蔽之時也故求誠在於自明如此者只是心存中庸以擇善固執爲誠之之功蓋擇善者知此善也固執者行此善也皆所謂明善也明善則歸於誠之本體即所謂誠身也先儒謂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固執然後可以誠身則以明誠分作兩截矣殊不知明外無誠誠外無明獨知之知非即微乎微之顯非即誠之不可掩乎

誠之工夫只是明此心也盖人常於動時爲物所蔽故有不誠耳此則惟思可以得之誠之即是思也故孟子特以思誠二字易誠之欲人知所下手也心之官主於思思字從心從囟心指其存主也囟指其孔竅之開通也心能存主而不爲物蔽則精一不雜而明照了然即此見其本體之誠故曰明則誠矣明外别無誠也至於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則思誠之神自應耳思對學而言則學是存主工夫思是通明工夫單言思則學在其中矣單言學則思在其中矣思誠之思合學而言者也

謹獨

獨知之所知天命本明之體也本明之體何所加慎於其上哉其所慎者懼外誘之爲障蔽也凡有障蔽皆本體之知不明失於照管故耳此知常明時時照管則外誘之來烏能障蔽故慎獨者照管外誘而已

獨即隱微之地謹則莫見莫顯之能戒慎恐懼者也知在謹中但獨處必能知故遂謂之獨知耳

聖人之道不於用上求自然而於體上做工夫故雖至聖猶孜孜亹亹以自勉此工夫也工夫只在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上做不睹不聞盡人所不知最微之處

也微則不爲聞見所牽而反復入身其入身者即其本體之知也故知爲獨知獨知處知謹則天理中存無有障礙流行之勢自然沮遏不住故自然者道之著於顯處以用言也然非本於微則所謂顯者乃在聞見而物失其則矣不可以言道且如發而中節之和怡然理順是何等自然非中能立本則亦何以能中節哉故道者順則之名也和者卄節之名也知中則知和知和則知道知道則知自然矣凡言道而主於自然者以天道之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觀之似亦由中流出不假人爲然謂之中則即是勉謂之得

則即是思而謹獨工夫在自然中所謂知微之顯者即此是已故中與得謂之中道與謹獨而言自然則自然者氣化也必有忽於細微而徇於理義之正者雖所見極其高明其不入於佛老之宗者幾希

定性書言內外兩忘是謂已性無內外也其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豈以動靜分二時哉蓋本體常靜是靜亦定也而靜中常應則謂之動亦定耳此見明道之學動靜之合一也朱子於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與謹獨分為兩段工夫故章句曰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是動靜分為二時矣然則喜怒哀樂

未發之中與發而中節之和亦可分爲二時邪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此可見中和之合一矣邵康節嘗言思慮未起鬼神未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於已發未發之旨未見其有異但其學恐不能於謹獨上求中節耳定性書之說亦不見其有下手處然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二語要義却在公字上蓋公字從八從厶謂分別己私之纏繞也公非下手之工夫而何處處皆此太公心無所障蔽則謂之廓然太公耳其後言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第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於道

思過半矣此却是聖賢省察實功也其所云於佛氏者正在於此壇經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時是本來面目又云不斷思想菩提自長則其所謂不思者非無思也亦內外兩忘而從心所欲耳惟於理之是非不肯著一觀守纔有所覩便非眞性則思非精義之思也此豈所欲不踰矩之學哉故吾學聖人者不在於內外之兩忘而在於觀理之是非也觀理之是非而能內外之兩忘則謹獨而不著於聲色斯吾儒之所謂眞性歟內外兩忘謂忘其累性者也若性焉得而忘之

操則存存其心也苟得其養無物不長養其性也存養二字蓋本於此夫心是仁義植根之處而性則仁義所以能生之理也理根於心心存則性得所養而生生之機不息故養性工夫惟在存心心為物牽不能自覺是不操也然後謂之不存自覺則物不能牽一察即是操操者提醒此心即是慎獨豈有所著意操持哉一操心即存矣故省察之外無存養而省察之功即是立大本也在易之頤以養為義其卦震上艮下動而止也心動於欲則不止止則不動於欲所謂存也養道盡於此矣

聖人之所以爲聖只是肯學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凡此等處只是實說自己學問工夫但須於學字上看得分曉耳後世皆謂聖本生知自然合道遂以此等處皆爲聖人謙辭殊不知所謂道者只是心之惕然戒謹恐懼好學不厭處戒謹恐懼即聖人之學也出於不睹不聞則爲惕然否則學與聖人異矣聖人之學豈有異於人哉

君子學以爲己故常求諸己求者自反之心也近世講學太玄謂心體中看不得求字以天命流行本無不善心無放失何待於求也然聖人之心所以應天下

之務時時感應則時時防其有失且心是活物感無常形倏忽之間或有微過如周公孔子之過亦是一時計料不到處豈可不常用反求工夫凡言求者即是思存故以得言求則得之與思則得之其義一也思存非由外鑠蓋心體之貞本自收斂收斂則自能照管在聖人則兢兢戒謹於獨知之地惟恐其或有失耳如孔子聞政與人所求是謂求己之溫良恭儉讓也聖人之溫良恭儉讓有何所失而曰求焉亦可見心體之本然矣人以聖人不思而得為全無所思則若聖人心體常存未嘗放失無所事求者而不知

聖人有聖人之求賢人有賢人之求學者有學者之求聖人之求顧諟天明常防其失而自不至有失者也賢人之求不待有失常存戒心而遇失即能收之者也學者之求隨事致察已失而後知收之者也及其求而既得則同一本體矣而本體之兢兢亦何時而可忽於求乎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心可以不求哉言不求者皆告子之遺見也聖人之教本為下學立法有所不得正在於求乃欲澄然無事不以求累其心其原蓋出於老氏以虛為道之宗而害吾學術甚矣孟子之言求放心正為已放者言也或者

槩與聖賢求之於未放之前者同例則又過矣然心放而不知求者失於不求不求者也告子則以不求爲教故於學術爲甚害也凡言存者亦然君子存之過乎聖賢而言也聖人成性存存亦此存耳

道者天下之達道也人皆知之但衆人知此道則以責人而其學爲自私自利聖人知此道則以責己而其學爲成己成物此聖愚之所以分也豈愚人性有異哉止爲自知處蔽於私耳自知處不蔽於私乃謹獨也

學問源頭只在天命之性盡性之學惟謹獨而已謹獨

是人所不知處用功所謂衣錦尚絅也外面無可見聞何微知之而獨知之知却甚顯也顯即所衣之錦微即所尚之絅也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抑之詩言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顔不遐有愆其威儀之著何等柔嘉然此却是可見可聞可見可聞即涉聲色雖至於一一中節猶未免於德輶如毛如文王之明德而不大聲色甚聲色豈不柔嘉以在於動處說而非不睹不聞之前也則眞體不在是矣苟非眞體不欺已是執心爲聞見所引不可以言道也必相在爾室而不愧屋漏乃爲無聲無臭無

聲無臭則得性之眞體所謂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也工夫不已則爲篤恭亦不過尚絅而已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言聞見處不爲嚴而獨知之地爲嚴也故盡性之功莫要於謹獨矣

聖賢論爲學工夫只是獨知之地不著於聲色不著於聲色則微微則歸於靜虛之本體故凡言工夫皆靜功也一動則流行之勢遂不可遏當其時苟無靜功以主之則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未有不著聲色者雖於此謹之亦是聲色上著力烏得謂之微哉假使聞見歸本於微而聲色自不大以入於至小則聲

色已動者也動處不可以言道何則既動則真體已非不顯雖細入秋毫亦是聲色中庸所謂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正指動處言也詩曰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此非深於明德者不能也然亦聲色之可見者耳用便近二之地豈可遽以爲真體哉必相在邇室尚不愧於屋漏乃爲不欺獨知耳不欺獨知則不在聲色上覓得所以爲微也不睹不聞是心中無聲色顯見處此不可以爲有也然於此戒慎恐懼即是聞見之明惕然不能自已處則又不可謂之無矣此明隱於不睹不聞之中已所獨知人不得而知

也所以爲微故周子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幾是獨知之知流行不息處以其不息故謂之幾幾
隱於無故謂之微微處卻是獨知獨知之惕然知謹
正是至見至顯不可掩處既云見顯則明之所照即
聲色也自一心之微徹天地之大萬事萬物無不統
於吾心之知故曰察乎天地若謂察爲氣化流行上
下昭著則說在物上不係於吾心之知矣不知君子
率性之道所率者誰之性耶
昭昭者天之顯也然言天者必曰於穆穆則不顯矣蓋
顯者明之見於外也自其藏於內者而言則謂之穆

以穆言昭是顯藏於不顯也在人則爲獨知故至德
亦惟不顯而已蓋天之本體如此故萬物形形色色
往來不窮即是天之感應處而昭昭之體無所不在
物豈能累其明哉惟凝結成形而氣滯焉然後明始
蔽耳觀天則知人矣故聖人論學以謹獨爲要正恐
明之有蔽也心之官則思官者獨知之爲主於內者
也思其明之動也思則得之謂本心不失得其本體
也故獨知之地物不能蔽若耳目之官豈別有一官
哉蓋心不主於內而着於耳目遂爲耳目之官而其
明不動故曰不思不思則不能畢照而爲物所蔽既

蔽則耳目之欲物物皆能牽引此心矣官是職之主一處官主於內則一在心心能妙應而百體從令矣此志壹之動氣也官着於物則一在物物不能通而心為形役矣此氣壹之動志也志壹動氣如人君篤恭於無為之地而百官承職何嘗有所撓擾哉氣壹動志則如人君不自為主而反聽命於臣也人心通蔽之分只在思不思之間耳周子曰思者聖功之本此原於謹獨宗旨可謂知要矣

聖人之學只是謹獨獨處人所不見聞最為隱微而已之見顯莫過於此所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者也故

獨爲獨知蓋我所得於天之明命我自知之而非他人所能與者也謹者即此知之防外誘也外誘之來惕然不安惟恐失之譬如太陽一照而魍魎潛消此謹獨之功也獨知之上豈能加一謹字哉若閒思妄想徇欲任情此卻是外物蔽吾心之明不知所謹不可以言見顯矣少有覺焉而復容留將就即爲自欺乃於人所見聞處掩不善而著其善雖點檢於言行之間一一合度不遐有愆亦屬作僞皆爲自蔽其知也故欺人不見之知乃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之處也不可以爲獨知然則獨知者其源頭不雜之知乎源

頭不雜之知心之官虛靈而常覺者也雜則着物雖知亦倚於一偏是爲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不睹不聞即是獨知非眞謂耳無聞目無見也蓋自心而言則常見常顯以其明存於內故謂之獨知自物而言則此知不爲物擾如無所聞見焉故謂之不睹不聞心之官則思即獨知之謂也思則耳目之官不蔽於物此非不睹不聞之謂乎

凡初學習靜閉眼則所見在內在內常遺外故易昏開眼則所見在外在外常遺內故易散若能閉而不昏雖閉可也閉而不放雖開可也開而不昏故能通乎

夜之道而知開而不放故能通乎晝之道而知蓋心體本合內外內外所乘之幾只在謹獨之處故靜功惟在謹獨謹獨工夫習熟然後能合一也

大學以止至善爲要中庸以愼獨爲要獨知之所知無一毫人僞之雜者卽至善也善具於心無迹可見所謂微也以其人所不見故爲獨知善形於知是其顯也豈在獨知之外哉在易艮之彖辭亦發此義艮其背止於內也不獲其身不睹不聞也行其庭則所知之顯也不見其人則顯之入於微也顯者明也微者誠也自明而誠者如此此誠明之所以爲合一歟

予嘗載酒從陽明先師遊於鑑湖之濱時黄石龍亦與焉因論戒愼不睹恐懼不聞之義先師舉手中箚示予曰見否則對曰見既而以箚隱之卓下又問曰見否則對曰不見先師微哂予私問之石龍石龍曰此謂常睹常聞也初亦不解後思而得之葢不睹中有常睹故能戒愼不睹不聞中有常聞故能恐懼不聞此天命之於穆不已也故當應而應不因聲色而後起念不當應而不應雖遇聲色而能忘情此心體所以爲得正而不爲聞見所牵也石龍名綰後號久庵

聞見須論當應與不當應不當論事之大小如當應而

不應則謂之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若不當

應時則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見太山之形可

也不當應而應則是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矣心

不在焉即是不思而有蔽處倚於此則遺於彼矣

說理會編卷之三終